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鹰爪王

(四)

郑证因 著



鹰爪王(四) YINGZHAOWANG

郑证因 著

责任编辑: 赵洪林

封面设计 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.75印张 4插页 331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: 1—100000册 定价: 3.60元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—80528—076—2/I·16

目 录

- 第六十二回 唇枪舌剑怀宿嫌武力决雌雄…………… (1315)
- 第六十三回 劲敌当前万柳堂初试地煞剑…………… (1355)
- 第六十四回 金七老劫镖丐侠义助追云手…………… (1399)
- 第六十五回 净业山庄遇旧仇八老斗双侠…………… (1440)
- 第六十六回 沙门慧剑五行阵巧斗连环圈…………… (1479)
- 第六十七回 较九芒球万柳堂侠心服萧毅…………… (1517)
- 第六十八回 众怒难犯女屠户领死入刑堂…………… (1551)
- 第六十九回 掌震灯檠束香桩群侠献神功…………… (1604)
- 第七十回 杀孽难消离魂圈恶战方便铲…………… (1647)
- 第七十一回 大鹰爪力争生死掌震武维场…………… (1685)
- 第七十二回 净业山庄困群雄铁蓑显身手…………… (1725)
- 第七十三回 瓦解匪帮鹰爪王重返清风堡…………… (1761)
-

·第六十二回·

唇枪舌剑怀宿嫌 武力决雌雄

活报应上官云彤这时才站起来，把大旱烟袋杆儿依然那么擎着，只把左手虚往烟袋杆上一搭，嘻嘻的一声冷笑道：

“我当是何人？原来是少林高僧，竟自也肯来到十二连环坞观光，这倒是难得的事。老禅师以佛门普渡众生之念，积善江湖，为少林派放一异彩，我上官云彤竟得重瞻法相，真是毕生之幸！”这时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，一见两人有个认识，不禁蓦的吃了一惊，及至听到两人的口风，随向前说道：“老禅师原来和这位上官老师早就认识，这倒很好！上官老师父，这三位可认识么？”活报应上官云彤淡然说道：

“我倒没见过。不过我与淮阳派掌门人，以及碧竹庵主不过是江湖道义之交，无论怎么近，也得按照礼节来，不能过事僭越。请帮主你还是叫他们先和王老师引见吧！”这时这位和尚后面的头一个身形伟壮的武师，听到活报应上官云彤的这种轻蔑的口气，不禁怒形于色的恶狠狠瞪了上官云彤一眼，向龙头帮主道：“武帮主，我们弟兄此来，也是为得会会淮阳、西岳两派的领袖，就请武帮主给我们指引吧！”武维扬此时也觉得自己有些措置失当，本来今日之会，无论在江湖道上成名多年，也是应当以两方的领袖人物为主，自己一

时为这突如其来的怪客威名所震，竟自推却掌门人，反倒先给这位活报应先引见起来，自惹无趣。可是对于这位上官老师，也是十分不满，遂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道：“王老师，庵主，大约和这几位全没会过面么？武某替两下引见引见，这位老禅师是少林高僧金刚指慈慧禅师。”又指那浓髯绕颊的武师道：“这是湖南黑煞手方冲方老当家的。”一指那细眉鼠目的道：“这是衡山桃花荡万胜刀周老师父。”又一指后面那少年道：“这是镇江双杰的得意弟子，小银龙韩守玉韩老师。这几位全是久慕淮阳西岳两派的绝技，震撼武林，藉着这次机会要与老师父们一会，也表倾慕之忱。武某深盼今日一会之后，在江湖道上多亲多近吧！”

鹰爪王拱手答礼，侠尼也手打问讯，鹰爪王首先答道：“啊！原来竟是少林得道高僧与名震江湖侠义道，这真使我王道隆万分荣幸。王某入十二连环坞已经得会许多江湖成名的英雄，如今又能和四位老师父们聚会一堂，王某引为毕生之幸了！”侠尼慈云庵主也向前说道：“老禅师为少林得道高僧，贫尼久仰佛法高深，行道江湖，更使茫茫尘海中慈航普渡，佛门中有老禅师在，足使一班沉沦在苦海中的，得大解脱，老禅师的功德无量了！”这位少林僧看着慈云庵主，微微含笑道：“庵主，不要这么谬赞，老衲愧不敢当。老衲已是少林门下的罪人，不能谨守佛门戒律，古佛青灯，梵鱼贝叶，静参因果，逞一时的意气，不能熄心头之火，抛开乐园净土，置身烦恼江湖，妄念一生，致使自身陷入苦海中，自己全无法振拔，哪还能再拯救别人？庵主不要过誉了！”侠尼复乘机说道：“老禅师不要过谦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芸芸众生，尚还能从苦海中回头，何况老禅师已得佛祖的慈悲，哪能够会不能大彻大悟呢？”这位慈慧禅师微摇了

摇头道：“庵主，休提往事，徒使老衲起无限悲哀。老衲此番来到浙南，一来是听得这里武帮主正在与淮阳、西岳两派作英雄盛会，老衲久仰庵主与清风堡的侠名，所以赶来一会，少时还要向庵主们请教呢！”金刚指慈慧禅师说罢往旁一退。鹰爪王复向湖南黑煞手方冲、衡山桃花荡万胜刀周明、小银龙韩守玉等周旋了一番，彼此落座。

在少林僧慈慧禅师等过来和淮阳西岳两位掌门人叙礼时候，所有净业堂中的帮匪，全肃然起立。淮阳派中的燕赵双侠是很傲慢的，随着这边的一班武师站起来，这时武维扬和内三堂香主，全向这位少林僧和这边的两位掌门人让座，可是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还没坐下，燕赵双侠已经毫不理睬旁人的昂然就坐。欧阳尚毅却从鼻孔中“哼”了一声，这时大家全按主客之礼落了坐。天南逸叟武维扬方要发言，这边矮金刚蓝和忽的在座上说道：“这位老禅师在江湖道上颇著侠名，我蓝老二已经久仰，我记得老禅师在少林中，已经被任为监院，兼掌罗汉堂。少林寺为一代教宗，老禅师职司重大，怎得这样清闲，游戏江湖呢？”矮金刚蓝和说这话时，身形连动也没动，那份狂态，也真够人受的。这位少林高僧蓦的脸上颜色一变，斜转身来，向矮金刚蓝和看了一眼，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位施主敢是燕赵双侠二侠蓝施主么？好！老衲的事，颇蒙蓝二侠关心，只是蓝二侠不知道老衲在少林寺中已犯了本门的戒律，革去监院之职，罗汉堂已另派人执掌。老衲因为不度德，不量力，要变化变化佛祖遗传的十八罗汉手，为本门中另创一门拳术，这才惹火烧身，自寻烦恼。掌教的方丈认为我有背叛少林门户之心，遂不谅解老衲的苦心，把老衲挤出少林。是老衲在出寺之日，于佛祖前发大鸿愿，不遂初衷，我是绝不再回少林了。老衲浪迹江湖

三十年，访遍南北武术名家、风尘豪客，只知老衲所变化的十八罗汉手，在武林中还能立一席之地，只是所未会过的，是淮上清风堡绿竹塘三十六路擒拿与掌门人的大鹰爪力，及西岳上天梯碧竹庵主的镇海伏波剑与沙门七宝珠，全是名震江湖，武林中无不敬羨的绝技。老衲以未会过两派的掌门人引为憾事！道经浙南，与这里的武帮主曾有一段俗缘，只可摒除佛门旧例，与武帮主作一小聚。不期竟巧遇淮阳西岳两派入十二连环坞，使老衲惊喜欲狂！这才请武帮主为老衲先容藉图一会，蓝施主如肯赐教，老衲愿在蓝施主昆仲手下领教一二。”矮金刚蓝和嘻嘻冷笑道：“老禅师不要客气，老禅师既为少林嫡系亲传，更能别创拳术精微，为少林正宗放一异彩，这正是少林门户之光，老禅师正可自豪。我们弟兄在淮阳派门下，久仰大名，早就想在老禅师面前请教请教，机缘不遇，徒怀向往之心。今日在十二连环坞，竟得与老禅师一会，这真是难得的事。我们少时定要请老禅师把你的绝技，露个三招两式的，也叫我们开开眼界。”

上官云彤“噗嗤”一笑道：“蓝老师，要见识见识少林高僧的一身绝艺，就痛快的说实话，别这么文诌诌的叫人听着难受用。你恭维我，我恭维你，赶到真一谈上手，换上招，只怕两下里，谁也不肯再客气。我这人性急，依我看你们两下里，既全是多年向往，甚么久仰大名咧！不如直接痛快的，两下里立刻下场子换换招。再说这里的主人翁武帮主，为你们两家，谁全把谁想的几乎成了刻骨相思，很费事的给预备了几种绝艺设备，也别辜负主人的盛情，埋没了主人敬客的好心。我说老禅师，蓝老师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活报应上官云彤这番话一出口，淮阳派的一班小弟兄们几乎笑出来。这位少林僧慈慧禅师不禁怒形于色，向上官云彤道：“上官

施主，你不要信口张狂！老衲十年前与施主辽东道上相遇，因为你掩饰行藏，没露出本来面目，老衲才轻轻与你错过。后来知道施主，你就是双环镇辽东活报应上官云彤，十分悔恨！久怀着重访施主，倒要见见你这六十四手双环，武林中已经失传的子母离魂圈的绝技。今日如愿以偿，老衲倒要早早在上官施主面前领教领教，上官施主咱们现在就下场吧？”活报应上官云彤微微一笑道：“老禅师，这可是过分的抬爱了！我是为瞻仰少林高僧来的，这个趁心如愿的事，我焉能不愿意，咱们就走吧！”说着话也就站了起来。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一见双方话不投机，立刻就要翻脸，忙含笑站起道：“老禅师，上官老师，何必忙在一时？今日净业山庄，原是以武会友，有异传、挟绝技的，倒不妨一试身手。只是小弟的事还没有解决之先，唯有暂时请老师父们稍待。小弟这里略备水酒，就请众位老师父们赏我武维扬个全脸，杯酒言欢，作武林盛会，敝帮和淮阳西岳两派的事，还求大家主持公道。”说完了站在那里，拱手请客入座。

鹰爪王一旁听得，这位双环镇辽东上官云彤的话过形轻薄，难怪少林僧慈慧禅师的不满。可是对于这位少林僧，一说出这位武林怪杰——双环镇辽东上官云彤的掌中兵刃，就是武林中多年失传的绝技子母离魂圈，自己十分惊讶！这种兵刃，连自己也仅仅听师门讲说过，当年武林中，有一位大侠名叫柳云台的，曾以一对子母离魂圈压倒武林。柳云台这种奇形兵器招术特别，专毁对手的兵刃，不论你长短兵刃，遇上他这对子母离魂圈，非出手不可，并且这对子母离魂圈为百炼精钢打造，就是宝刀宝剑也削不动它。这位大侠柳云台就凭这对子母离魂圈，行侠仗义，在江湖中三十余年，办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多少成名的英雄、绿林中能手，全

毁在子母离魂圈上。后来这位大侠柳云台归隐，传说他已成剑仙之流，百余年来，就没再听江湖道中，有使用这种器械的。这少林僧慈慧禅师，竟自识得上官云形的出身来历，这和尚的本领如何，也可想而知。只是子母离魂圈是四只，两只连在一起，周缘是十二寸，直径四寸，每两只圈合在一起，重三十六两，运用开，钢圈互震，发出龙吟虎啸之声。不知这位活报应上官云形，是否是大侠柳云台当年成名的那对子母圈，自己倒要见识见识。不过先前只为燕赵双侠身上悬系着要为赴会的人树敌结怨，如今两下里，又添了这里两位成名的人物，只恐一动手保不定更有意外的惨事了。当时这两下里眼看着就要说翻了动手，自己为领袖人物，就不能不答话了。鹰爪王遂在武维扬答话之后，也忙站起，向上官云形道：“上官老师，还请稍待，王某与武帮主，正有些事要讲讲。我们今日既然会到一班武林成名英雄，自然要领教。”说到这里，复向天南逸叟武维扬拱手道：“武帮主，既然盛设华筵，我们来到贵坞，既已过分叨扰，现在也不再客气，咱们就爽快入座吧！”

活报应上官云形，依然是神色自若的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：“武帮主这种盛意，非叫我们叨扰不可，那我只有舍命陪君子。只是美酒佳肴，宜于佳宾莅止，要我这种流浪江湖的穷措大，往这种排场的桌面上坐，我倒有些自惭形秽。并且我还有个毛病，每饭非酒不能下咽，可是又不是善饮之流，三杯入肚，就有些酒后无德，顿现丑态。武帮主，你可是诚心待客，我上官云形只怕给你多找麻烦的。”上官云形也不再等武帮主答话，扭头来复向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说道：“王老师，我上官云形这次赶来趁热闹，只是我这种落魄形骸，太不给淮阳门派装门面了。象人家衣裳楚楚，相貌

堂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向那凤尾帮新来的好友镇江双杰的弟子——小银龙韩守玉看了一眼，嘻嘻的一笑。回过头来又对鹰爪王道：“坐在桌面上也真能给主人翁助威，我这还是多留了一份神。随着我来的，还有一个老叫花子，我恐怕把淮上清风堡绿竹塘的脸面丢尽了，半路上我就把他打发，叫他去当他的叫花子。他会偷偷摸摸，他有本事，不怕那把子穷骨头扔在十二连环坞，就叫他自己去闹去，惹出乱子来让他自己去搪，没有我们的事。我是破出丢人现眼来的，王老师，你跟着我一块丢人，也认命了！”说罢只是嘻嘻直笑，把那大旱烟袋不住狂吸，喷的他眼前起了一层烟雾。这时所有淮阳派中人全暗笑，今日这位武林怪杰竟把燕赵双侠的狂态压下去。燕赵双侠平日那种疏狂的样子，已够人难堪的，赶上节骨眼，口角间就没容过人，今日这位武林怪侠，竟自目无余子，半疯半狂的，但不知他有多大本领，身入龙潭虎穴，竟敢这么任意树敌，少时定有一场热闹看了。

内中只有续命神医万柳堂和西岳侠尼，对于这位活报应上官云形的狂态和疯言疯语，绝没轻视，反倒十分担忧，不住蹙额示意。鹰爪王要阻止他，只是当着一班凤尾帮的领袖，不能过露出神色来。这时掌门人却含笑说道：“上官老师，太爱说话了！武帮主是久历江湖的英雄，一切更能脱俗，我们不要再闲话了，就请上官老师随武帮主入座吧！”那位衣着鲜明的镇江小银龙韩守玉，怒目相视的似要向上官云形发话，武维扬哪会看不出来？拱手向自己这边座上客含糊其辞地说道：“众位老师父，不论有甚么事，全请入座后再谈！我们今日无论有天大的事，也得有个了结才算。我武维扬忝为地主，焉能令众位好朋友们失望呢？”说到这里，连福寿堂的八位香主全都站起来，肃客入座。淮阳、西岳派

往北共设八席，单独给西岳侠尼设了一席整洁素筵。那往南也是列了八席，单给少林僧慈慧禅师设了一席素筵。天南逸叟武维扬站在席前拱手说道：“众位老师父们，随便入座，恕我武维扬不敢随意让座；这只有请淮阳掌门人王老师代劳，好分主客长幼的次序吧！”鹰爪王蔼然说道：“武帮主不用客气，我们各自分座入席吧！”两下里，遂各自把自己人依着主客长幼的次序相继入座。武维扬见大家全入座之后，亲自挨座的敬了一巡酒。这时活报应上官云彤是酒到杯干，座上不少能饮的主儿，只是全顾忌着少时定有一场恶斗，全不敢放量痛饮。

酒过三巡后，天南逸叟武维扬立刻擎杯站起说道：“武某有一件事，要向淮阳派掌门人请教，我们今日藉杯酒联欢，作武林盛会，这本是极快意的事。我想把敝帮和淮阳西岳两下里所有的纠纷，全把它作个了结，倒是件快事。只是武某有一点意见说出来，是否妥当？请淮阳西岳掌门人不客气的只管发抒高见，更盼我们两下的宾朋主持公道，那么为要叫两下的事，落到化干戈为玉帛上。请大家赏我个全脸，请尽一杯。”活报应上官云彤和鹰爪王、金刀叟邱铭坐在一席，听了武维扬的话，只是目瞬着。燕赵双侠微微冷笑着，鹰爪王生恐他又说出别的话来，忙把酒杯举起向武维扬道：“武帮主，这种息事宁人之心，令人可敬。武帮主的盛意，正是我王道隆的来意，我深愿我们两下的事，能够本着江湖道义解决了，那才是幸事呢。请本派同门，及众位仗义的老师父们以至敬之意，各尽一杯，把两下的事，和平解决吧。”大家明知龙头帮主的话，言不由衷，只是碍着淮阳掌门人的面子，不能随着起立，那活报应上官云彤只把身子微抬了抬，连武维扬正眼没睬。大家干杯之后，仍旧落座。天南逸叟武

维扬这才接着说道：“潼关之事，不难解决。断眉石老么本为敝帮犯帮规之人，不过因为他尚没缴还票布，武某不得不承认他是凤尾帮坛下弟子，他所惹起的事，武某也只有全份承担。掳劫淮阳西岳两位高足虽是他们措置失当，可是敝帮已有多人死伤在贵两派的手下，现在所被掳劫的两位高足，既已由王老师和庵主带回，总算毫发未伤，两下里足以相抵。武某想，两下里的事，全由过去的事积怨难解所致。武某的意思，最好从今日一会之后，各自约束门人，不让他再生抵触。可是武某仔细想这种事，敷衍一时尚还可以，打算长治久安，只怕仍等于空谈。莫如我们划出界线来，我们凤尾帮把安徽、河南、陕西、直隶一带的各舵全数撤回，只准我们凤尾帮由浙南主坛起沿长江中下游布道开坛。淮阳、西岳派，也只许由淮上清风堡起，往大河南北，山左右豫陕一带，传徒布道，两下里无论何时不准越界传徒行道。这么一来，两下里各行其志，各不相扰，彼此各凭本门的力量在江湖道上立足，谅不再发生事端了，拙见如此，王老师和庵主以为如何？”

鹰爪王不假思索的立起说道：“武帮主，这种办法，倒是想得周到。只不过这么办，若搁在平常商民身上，倒足以息争端，保全一切。只是我们武林中在江湖道，不知甚么时候发生事故，我们是以师门所学完全把一身许与江湖，讲究天地吾庐，到处为家，哪能限定了哪一省、哪一地，是我们行道之地？这种办法，于我们太不相宜，恕王某不能从命。”说到这里，复向慈云庵主道：“庵主认为武帮主的意见如何？”慈云庵主怫然说道：“这次武帮主所说的划界传徒布道，只宜对淮阳派掌门人要求，似不宜连同我西岳门下，也这么牵强的招在一起一概而论。因为淮阳派与贵帮的纷争已

非一日，旧怨新仇并为一事，尚还可谓免去将来的意外纠纷。我西岳派与贵帮从无一些牵缠，也没有丝毫嫌怨。贫尼自掌西岳门户以来，以掌中镇海伏波剑行道江湖，只与那多行不义、积恶难返的江湖道，结了不少深仇大怨，与凤尾帮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行其道。小徒杨凤梅，为华阴县杨文焕施主的女公子，杨施主是簪缨世族积善之家，杨施主游宦江南，更是两袖清风、爱民如子的好官，我们江湖道中说来，全有个耳闻。我西岳门下，历来不收方外的弟子，只为这位杨施主乃是不着相的大修士，与佛早结福缘，所以贫尼破例把她收入西岳门下。潼关将吴剥皮覬觞杨施主的富厚家私，遂致藉宵小奸人陷害之便，趁势图谋，遂使一门良善，陷入虎狼之口，这实在是天人共愤的事。我们寄身江湖道的武林中人，凡有血性，莫不要仗义救援，藉伸公道。可是贵帮石舵主竟自不顾江湖道义，甘心作恶，变本加厉。他竟自干犯众怒，在华山遭到惩戒之后，把我爱徒凤梅掳劫至江南。以我西岳派三代清白，他要一手断送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贫尼这才回转碧竹庵，召告神前，誓以贫尼这条蚁命，为我西岳派浣刷此耻。最令人痛心的，是断眉石老么原为贵帮待罪之人，他这种倒行逆施，尚还情有可原。可是贵帮一般身受祖师慈悲，更得武帮主多年化育，有地位的一般老师父们，也竟自不察是非曲直。一路上和西岳派、淮阳派故意寻仇，用尽种种手段阻劫邀击。直到十二连环坞，武帮主才能主持公道，把断眉石老么惩治以息愤。但是淮阳派和贵帮的事，任凭如何解决，贫尼不加一词；惟有我碧竹庵，自西岳派开派以来，蒙受了这种耻辱。碧竹庵被焚，虽然防谨周密，然而清白禅林，已经染有血腥气。武帮主若是主持公道，应该派内三堂香主到我碧竹庵佛祖前谢罪，侠义道中也好为我西岳

派再留一席之地，这是贫尼最让步的一点要求。武帮主若是不肯赏贫尼这个薄面，贫尼无法在佛祖及退隐的大师面前交代。武帮主若认为贫尼要求不当，净业山庄盛会难逢，若因贫尼一人之事，扰乱了这场盛会，也显得贫尼轻视了一般老师父们，我们的事只好另议吧。”慈云庵主这番话出口，说得非常严厉，绝无回环余地。所有座上客，全不禁为之动容。

武维扬对于慈云庵主这种严厉的要求，直使自己无法答复，强忍着怒气，带着微笑向慈云庵主说道：“庵主你大义相责，我武维扬应该敬谨领命，不过我们全是寄身江湖道中人，凤尾帮不过门户略低，但是武维扬自从重掌凤尾帮再立内三堂以来，我武维扬要为凤尾帮过去的一切不守帮规坛下弟子们，纠正恶习，严戒在江湖道不守道义。凤尾帮到今日小有成就，我武维扬不敢自豪，知道这是江湖一般同道无形中对我武维扬破格优容，才能够树立起一百余舵，这次淮阳派与敝帮再起纠纷，我武维扬绝不敢自恃现在这点力量。所以掌门人一到，我宁可自损凤尾帮的威风，天凤堂开大坛处治了一班罪魁祸首，虽是为了维持贵两派门户清白，也是我武维扬应该这么处理。但是掌门人亲眼目睹，我为得振帮规，主持正义，本帮中却无形中树下无穷后患。如今庵主竟自这么强人所难，我凤尾帮真个在这种时候令内三堂香主亲至碧竹庵负荆请罪，江湖道以及我凤尾帮坛下一百余舵弟子，定认我武维扬被庵主的镇海伏波剑、沙门七宝珠所威胁，不得不这样。那还不如我武维扬在敝帮祖师前自行请罪，解散龙头总舵把凤尾帮自行消灭，免得为西岳派行道江湖的障碍。庵主未免责人过苛，恕我武维扬不能领命。”

天南逸叟武维扬这么答复出来，两下就算完全弄僵，无

法下台。这时湖南武士黑煞手方冲，却高声说道：“我方冲既然参与这场盛会，我可不能袖手旁观，叫你们弄成僵局。武帮主、淮阳派掌门人王老师、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，各有一番词严义正的理由，所说的情形恐怕谁也不肯让步。我们江湖道中人爽快的还是说江湖道上的话，无论什么事，终归得有个了断，就是席头盖子的事，也得有个解决。叫我方冲看现在的事，不如大家先把本身所争执的办法先放在一旁。今日净业山庄所到的人物和凤尾帮一般老师父们，除了我方冲这无名小卒，不足挂齿，真可以说是龙虎风云之会，老师父们全有一身绝技，这种盛会离开净业山庄，恐怕难找第二回。我方冲想这正是以武会友的好机会，凡是参与这场盛会的人，当然愿为个人的友好帮忙，我们何不以强弱胜负替淮阳、西岳派、凤尾帮解决是非？那一来两下里各凭武学，来解决牵缠，岂不直接痛快么！”湖南黑煞手方冲的话未落声，那位双环名震辽东的活报应上官云彤，却擎着旱烟袋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倒真个觉着这位方老师的话，一针见血，直截了当。我们这么样倒是十分痛快，咱们三句话别离本行，卖甚么吆喝甚么，我们还是以武功分强弱，倒是痛快。武帮主，你还是爽爽快快的就这么办吧！我上官云彤愿意舍命陪君子，和诸位老师父讨教讨教，免得令在座的老师父，怀着一腔热望而来，败兴而返。武帮主，这件事毋用迟疑，就这么办吧。”

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脸上颜色略缓和了些，在上官云彤的话说完了，随即起立说道：“老师父的指教，我武维扬焉敢不遵？王老师的责难，我亦不便再以巧言置辩。只是事情是否就象王老师所说的完全由于敝帮这边促成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将来是非，自有公论。这次我武维扬请两位掌门人，到十二

连环坞的意思，我绝没怀着诛除异己、独霸武林的野心，也绝没敢生把两派的领袖，诱入十二连环坞一网打尽的恶念。何况我武维扬尚还有自知之明，我虽然幼习武功，稍得师门心法，可是若与武林中一班负异传挟绝技的奇人相较，实有天渊之别，我焉能作那种妄想？只是淮阳派掌门人王老师的三十六路擒拿，和他别具异传的大鹰爪力，为内家不轻传不轻见的绝技，西岳慈云庵主的镇海伏波剑与沙门七宝珠，均为武林中绝顶功夫，是我武维扬久已向往的绝技，我倒是早怀着一亲教范之念。所以我这次是竭力想和老师父们亲近亲近，可是绝没怀着仇视之心。我武维扬要是把一班高贵朋友，请到我十二连环坞中以非礼相加，叫江湖道的朋友们，更看着我武维扬是何如人也。王老师和方老师的盛意，恕我武维扬不敢从命，若是方老师父对于淮阳西岳两派的老师父们，作武功的请教，我武维扬也不便阻拦，那只有请老师父们自便了。”

鹰爪王这时听到武维扬这种话风，十分可恨。他明是安心想这么办，偏偏还要矫揉造作的，不肯从他口说出以武功解决，这是多么可恨的情形。遂冷笑着向武维扬道：“武帮主，我王道隆早已说过，无论如何，今日净业山庄一会，是我们最后一面，我们不要尽讲些浮泛的空言。武帮主若是没有圆满的答复，那么只好向武帮主告辞，我们要立时退出十二连环坞了。”这时那少林僧金刚指慈慧禅师一旁答道：“武帮主，我看以武会友，正是武林中常有的事。何况今日净业山庄聚集了一班江湖异人、风尘侠隐、负异传、挟绝技的就有不少位。这种武林名家集于一堂，为身列武林难得的遇合，谁再把这种良机放过，岂不是至愚？武帮主，何必过形拘执，老衲正要向几位挟绝技的同道印证印证所学，这次净业山庄

一会，为大江南北武林中平添不少佳话呢！”天南逸叟武维扬忙答道：“老禅师竟有这样兴致，武某不便固执，只是这么一来，不知者定要疑心我武维扬倚仗着十二连环坞，对待武林老师们过形放肆了！恭敬不如从命，我们既已决定，更不必忙在片刻，请老师父们各自尽量。我武维扬还要恭敬一杯，预助老师父们动手时，仍要顾念到江湖道的义气，以点到为止，仍然能够保全两下友谊，就是武某之幸了。”

两下里这一说翻，谁还吃的下去，不约而同的全离座起立，两下里要互显身手，一决雌雄。鹰爪王因为武维扬偌大的人物，竟自言不由衷，本该还向他交代几句的，只是心存鄙视，遂缄口不言，也同时起立。追云手蓝璧突然说道：“慢来！我蓝老大还有点不放心的事，要向武帮主请示。其实凡事全有我们掌门人主持，用不着我蓝老大多管，不过我这人，就有个死心眼的毛病，我恐怕人心隔肚皮，到时候一个三心二意的，我们这种死心眼的人，办死心眼的事，谁也别含糊办事。我看下场子以武会友，不过是说着好听，究其实还不是谁比较下了，谁就得认败服输，江湖上只有任他人称雄道霸。我看武帮主不必再说那些客气话，干脆的说，咱们两下里索性各自打正经主意。我们能否象方才约定的：如若凤尾帮不能胜我们赶会的人，就请你立时解散十二连环坞，退出浙南，大江南北不准凤尾帮再开坛布道。若是我们赶会的人，不能当场取胜，我们也话中前言，绝无后悔。我们还不仅大江南北不来传徒行道，我们定要把清风堡绿竹塘也解散。我们弟兄和掌门人遁迹天涯，绝不再在武林中称名道姓。重立淮阳派，再入绿竹塘，那是将来的事了，我的办法绝无丝毫不公允的地方吧？”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听到这位追云手蓝璧单刀直入的要自己的回答，略一沉吟，愤然说